

汉字的魅力与《诗章》的精神

王贵明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艾兹拉·庞德的《诗章》是英语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这部现代史诗中有许多汉字,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具有深刻思想含义和汉字造型艺术特征的汉字在有的章节中竟占一半以上的篇幅,这在任何外国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庞德运用这些汉字意在用中国文字来加强向西方宣传儒家思想,并试图用他所崇敬的儒家思想来匡正已经败坏了的西方道德观念,调整其混乱的社会秩序;同时出于对象形汉字的喜爱,他经常用析字法将一些汉字作意象性的意义解析,从而使汉字在诗歌中表现出独有的艺术感染力。本文旨在用细腻的笔法阐述《诗章》中的汉字所蕴涵的哲理意味,以及汉字以其特殊的造型艺术在《诗章》中所产生的艺术魅力,进而阐明《诗章》的主题精神和庞德的诗学理念。

关键词:汉字;《诗章》;儒家思想;析字法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1)01-0036-06

众所周知,现代英语诗歌的主要奠基人埃兹拉·庞德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并通过翻译和写作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同时他运用中国诗学和汉语的特点来表现他的诗歌美学。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对汉字象形、表意功能的执迷,使他在《诗章》中通过引述经典章句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穿几乎整个百章巨制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并运用一些含有特殊意义的汉字来加强诗的哲理意味和语言的艺术性。值得注意的是,庞德偏爱用析字法来解析和理解汉字的意义(即将汉字拆成偏旁部首,然后通过其象形所能表示的意义来重新整合后得出该字可理解的或可译的意义)。这种解构方式有时并不合乎汉字表意的原则,因而拆字的结果是望形生义,容易造成字义的讹舛现象。但是由于整个《诗章》的风格表现得特别自由,不完全要求严格遵循原文原义,因此庞德的析字法有时在诗中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哲理和诗意方面的效果。本文从《诗章》中选取了一些含义深刻且造型艺术性强的字作范例,就汉字对庞德思想和诗艺的影响进行探讨,从而阐述《诗章》中的汉字所蕴涵的哲理意味,以及汉字以其特殊的造型艺术在

《诗章》中所产生的艺术魅力,进而阐明《诗章》的主题精神和庞德的诗学理念。

《诗章》凡一百一十七章,内有汉字147个。象形和表意的汉字,在庞德看来具有诗情画意。这对热衷于以意象诗歌创作著称的庞德来说无疑是一种生动的艺术形式,因而汉字对他的审美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庞德认为把汉字写在诗中恰当的地方,能够加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加深理解诗句所含的哲理的意味。这种以字代义、以象表情的手法,使艰深的中国儒家思想可以通过读者对汉字的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被理解得更具体,更深刻,同时诗歌也更具有中国的儒学意味和特殊的美学意味。

庞德从阅读和编辑美国著名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osa 1853—1908)的文章《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中,获得了对汉字具象和抽象两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因此,他在诗歌中运用汉字时不仅注重汉字的象形美学特征,而且还特别从单个汉字和汉语词组的哲理性意味方面挖掘最小语言单位能蕴含的深刻意义,以丰富其诗歌语言的哲理性。庞德对汉字的理解有两种特殊的方式:一是特

收稿日期:2000-11-07

作者简介:王贵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别注重运用含有深刻哲理意味的字词；二是用析字法将难认难写但构图形象的汉字作具体、生动、形象化的解读，然后以诗歌特有的手法抒情表义。当然许多字是兼而有之。因此《诗章》中的汉字可以大致分为表达哲学思想和表现诗学意味的两类。第一类有“中”、“道”、“德”、“诚”、“仁”、“信”、“义”、“羲”等；第二类有“显”、“莫”、“旦”、“明”、“习”等。作为诗人，庞德对汉字的运用首先是艺术性的，即使是那些为了表明思想哲理的字词也往往在字形上有突出字的表意艺术构造特征，如“道”、“诚”、“明”、“信”等。庞德用析字法对“显”、“莫”、“旦”、“习”等字的结构解析和意义联想，既丰富了《诗章》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也宣扬了儒家思想和汉字文化学。以下按表现思想和表现艺术的两类，对《诗章》中所运用的一些重要的汉字或词语作两部分进行阐述。

—

《诗章》的第十三章是“孔子篇”，但其中没有汉字。《诗章》中第一个汉字出现在第34章的结尾处，这是一个表示儒家思想重要观点的“信”字。这一章是庞德“美国篇”的第一个小结，其中揭露了美国体制中的不足，奴隶制的邪恶，以及乔治亚州欺诈和野蛮行剥夺印地安人的土地等。在结尾一行，诗人写下这个大大的“信”字意在告诫美国政府治国要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方可得民众信赖。庞德在他所编著的《孔子》(Confucius, 1928)一书中对“信”字作了描述：此字意为“忠实”，其造型为“人站在他的话语旁边，守住承诺”。^[1]显然，庞德在《诗章》中运用汉字时既注重以字表义、灌注哲理意味，同时也注意到汉字特有的形式的诗性艺术特征。

《诗章》的前50章主要表现诗人对西方道德堕落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厌恨和批判，以及他为之寻求变革的良策所作的努力。在此之前，庞德通过英文和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历史和儒家经典方面的书，不过当时他并不懂中文。《诗章》的第31-73章是他侨居在意大利时完成的。1924年，他离开了伦敦和巴黎来到意大利的海滨小镇拉巴洛居住长达20年(1924-45)。最初一些年里，他在这里研究诗歌和音乐，翻译了意大利13世纪的诗歌卡尔坎蒂的诗歌，同时对孔孟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努力的学习中文，着手翻译了《论语》和《大学》。他写了两篇文章，《急需孔子》(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 1937)和《孟子》(Meng Tsz - - The Ethics of Mencius, 1938)表明他想用儒家思想去匡正西方统治阶级的腐败思想的愿望和决心。《诗章》中第一次所用的汉字便是“信”字，而且附在“美国篇”的结尾，这充分说明了庞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表示希望政府“坚守信誉”的“信”字在第86章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

在第51章结尾，庞德手写了“正名”二字，既作为该章的结束语，也作为第52-61章(即“中国篇”)的引子。第41-51章是诗人抨击资本主义的信贷和金融政策的“高利贷篇”。他认为全美对金钱的重视势必导致对艺术、道德和信仰的贬低。“正名”二字作为此篇的结尾语，想必也是诗人欲为传统的艺术、道德和信仰争取一种真正的名分吧！

“正名”是《论语》中很重要的孔子思想。孔子认为正名是言行礼乐、刑罚正确与否的基础。这两个字在《诗章》中出现了多次，在“比萨篇”(亦称《比萨诗章》)中，正名表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保持信义的道德思想，被作为匡正西方败坏了的道德重要手段。庞德在“比萨篇”中谈到一些西方名人惨死时，通过引述《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孔子的弟子对孔子的无比尊敬和对孔子名份的维护的忠孝范例，来证明中国儒家的道德高尚和儒家思想中“正名”的意义及重要性。难怪庞德得出结论(实际引用了孔子的话)：“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且不论诗人在“比萨篇”中所发的感慨原由何为，我们可以认为庞德所表达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持信义的儒家道德思想。这一点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谓做人的基本原则。诗人正是感到西方社会失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义，才导致道德沦丧和如此混乱的局面。“正名”和“正”字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频繁出现。由此可见，庞德运用儒学思想改革西方社会的意识非常鲜明而强烈。

《诗章》的第52-61章是“中国史篇”。在这些篇章中，庞德将潜心学习法文版《中国通史》的心得倾注在诗中，而且把孔子描绘为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崇高理想的楷模。在第53和56章中，他将“尧、舜、禹、仲尼、夏、周”这些中国古代的辉煌时代和杰出人物的名字用大字体写在诗中，占几行的空间，来表明他对中国古代辉煌时代和杰出人物的敬仰。自此他心中奠定了两座古代文化的丰碑——古代西方以奥德赛为楷模，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为理想国，以文艺复兴前人文主义思想为精神主导的

西方丰碑和古代中国以尧、舜、禹、孔子为楷模,以夏周时代文明辉煌为理想国的东方丰碑。

从庞德的诗中,我们读到了诗人内心中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诗章》一直在谴责西方现代社会的道德败坏和秩序混乱,一直在寻求能拯救社会危亡并复兴旧日辉煌、创造新时代辉煌的范式和理念。也正因为此,在第53章中,庞德特别手书了“新日日新”四个大字,表示他渴望社会能不断推陈出新(Make It New)。他在“新日日新”四个大字旁边写的英文诗句是:Day by day make it new/ cut underbrush/ pile the logs/ keep it going。^[3] Make It New在现代英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短语词条,成为了西方政治的一种指导性纲领,也常常出现在不同场合的领导人乐于引用的词语。这便是《诗章》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和汉字的魅力所在。汉字“新”、“日新”和“新日日新”在诗章中频繁出现,“不断推陈出新”的观点在诗章中如同一支交响曲的主部主题那样不断重现。

“仁”是一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即人为仁人。人必须有仁爱之心、仁德之品。在第55章开篇处,诗人竖写了两排汉字:“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4]这是诗人在讲到唐代一位贪官事发后被处死时,引用《大学章句》所发的议论。在《孔子》第83页上,庞德对此语加了英语注释和评语。这一语句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邪恶和正义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表明“仁者”与“不仁者”就在你我身旁。诗人大力倡导道德至上的原则是十分鲜明的,而且在第52章中写下了“God sovereign by distribution / Evil king is known by his imposts(贤明君主广施仁德,邪恶君王欺诈人民)”^[5]直接向统治者指出了“仁德之治”的重要性。

“仁”在中国文化中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种伦理观念,它是善和、慈爱、同情等情感意义的代名词。“仁政”指宽厚仁慈的政治措施;“仁爱”意为对他人的“同情”、“友爱”、“爱护”。因此,庞德在第82章写了一个很大的“仁”字来表明“更丰富的人性。”^[6]此外,在第83章开篇处,庞德以平静的心态回忆往事——此时的诗人似乎满目都是水、光、绿树、珉琅、壁画、浮雕和教堂,满怀都是诗意和欢乐,于是他写下了儒学名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7]在此他或许是自诩为“仁者”吧。无论如何庞德的才德足以被称为“深明仁道的儒者庞德”!

第62-71章是“亚当斯篇”。诗人认为美国总

统约翰·亚当斯是美国文明社会的模范,是对人民有意的统治者,然而他的后代没有继承他的遗志。在第70章中诗人在谈到美国的宪法体制不完善和政府管理不公正、以及选举方面的欺诈行为等问题时,他写道:我赞成“中”(I am for blance)。这个“中”(balance)字在第77,84,85,94,100等章中,用“中”字既有中轴(pivot)、平衡点(point of balance)、中间或中央的意义,也同义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他在翻译《中庸》时,用的就是“Unwobbling Pivot”一语。在庞德看来,“中”是中国儒学治国的法宝。

《诗章》最精华的部分是“比萨篇”,即第74—84章。在“比萨篇”里,“中”字出现了三次(第76、77和84章)。在第76章中,庞德非常直率地说:“让他们政府只守三周‘中’”(这个“中”字意为“中庸”,富于儒学意味),我们怀疑政府不会信赖这个“中”。^[8]此字的引用多半与诗人对政府整治社稷的立场和政策有关。他对西方政府持怀疑态度,因而在诗中用“中”字警示西方当政者,而且认为不可用难以做到“中”的鄙陋之人,因为“(他)一旦得到它们(优势特权),他便无所不用其极地保住它们。”^[9]他相信中国古代的志士仁人做到了“中”,如“殷有三仁焉(微、箕与比平)”,因此“我们的‘中’CHUNG,对此我们顶礼膜拜。”^[10]

“不偏不倚之谓中”。“中”既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界定具体事情曲直的最好标尺。一个政府在治理社会时,往往对法律、法规作这样那样的变化,然而万变不可离其“中(宗)”,因此庞德在第77章中写道:“社稷整治/ 尽管不常/ 却为事物遵循之某种水准 Chung 中(手写汉字),居之中/ 不管垂直还是水平。”^[11]

庞德对“中庸”意义的理解是恰当的,他对西方政府统治下如此混乱的社会秩序的忧虑溢于言表。诗人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后人赞颂的。

庞德在《孔子》中,将“道”字用析字法解释为:“过程,足迹,足带着首,首指挥足,在理智的引导下做有秩序的运动。”^[12]在诗章第78章,他手写了一个很大“道”字,来说明“如果它(钱)在一个制度里,以完成的工作基础,以人们的需要为准绳(即“道”),在一个国家或制度里,按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定量消除,如在维戈尔。”^[13]在这里他强调了“道”字的“规律,秩序,准则”之意。在《中庸》里“道”意为“中道”,可指万物发生和发展的自然的本质特性,经济运转的规律性,治国的法度,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庞德理解“雨亦属道”、“风亦属

道”^[14]，如果事物违背其发展的规律性则会衰落；理解如果一个人处事为人背离常道准则，则会失信于人，难以诚服人心。因此他在第74章中援引了《中庸》里的名句：“(子曰：)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5]来抱怨他对历史上待人和处事过分刻薄的做法的抱怨。

“诚”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伦理观念。或许是庞德把“诚”字作为孔圣人，或儒家思想，或中国古代坚持中庸的理想国家的代名词，或也许仅出于对这个字的意义和构造情有独钟，他将此字写在扉页的书名下。“诚”字意为：说过的话，承诺过的事，必须取信于人而设法完成它，因而要求人生来要做到言行一致，诚恳、诚实、忠诚。无怪乎庞德在《比萨诗章》开篇第74章中认为“太初有道，圣灵或至道：诚。”^[16]，而且在第76章中，认为“‘诚’这个字，已造得完美无缺。”^[17]并且在这一句话后面端正正写了个“诚”字。“诚”即“忠”和“信”，因而他在这个手写的“诚”字之后写道：“基督徒们不必佯装，他们写了《利未记》”^[18]在这几行诗中，庞德一方面评击了犹太基督徒既在经济上获利，又在《圣经》中蒙人，另一方面借《论语·先进》中闵子骞的话：“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19]来讽刺西方基督徒的骗术，同时赞扬了中国古代贤士对礼教纲纪的忠诚。“诚”在庞德道德情感里份量是最重的，在第80章中他写道：“我的小女孩，把传统延续下去，可以有一颗诚实的心，而没有出奇的才干。”^[20]

对上述含义深刻的汉字，庞德在研究《四书》时心领神会，颇有心得，而且在他所著的《孔子》一书中作过具体的注解和阐释。因此在《诗章》中他引用这些汉字那么得心应手，使之意形完备，起到了弘扬政治主题和宣扬现代诗学的双重作用。

二

除了一些突出地表示儒家核心思想的汉字外，庞德还运用了一些具象明确，含义深刻的汉字插在诗中。这些字，如“、明、莫、、旦”等经他用析字法一解读便变得形象生动、意趣横生，更易于被西方人接受。无论庞德是否钻研过汉字文化学，他在意大利时对繁体汉字的学习是下了功夫的。这种具有神奇象形和表意功能的方块字令他惊喜，使之学而不厌。以下对象形和表意比较突出的字“顯”、“明”、“莫”、“旦”、“習”加以评析，一来了解庞德的析字法在诗歌中解读汉字的作用以及汉字对

其审美观念的影响，二则通过这些汉字被释读后的意义来了解庞德的道德思想和情感。

繁体汉字在庞德的诗中，被解析得很有艺术性。在第74章中，诗人由“今日天高气爽 / 喜迎万福观音菩萨”，想到天主教三位教皇的名字“利纳斯、克勒特斯、克莱蒙特”^[21]，再由教皇们的祈祷想到“神奇的圣甲虫匍匐在祭坛前”^[22]，再又想到中国皇家天子早春时的祭坛和皇后暮春时的贡献蚕茧，而后写道“让春蚕吐丝 / 在柔韧的顯(手写的繁体字) / 在光之光中是创造力……”^[23]。从繁体汉字“顯”的构造中庞德获得灵感——太阳从丝茧中透射，使蚕茧显得透明而具光彩。这种“具有强力的光”让人联想起圣神的荣光，认识到“光之光中是创造力”。这就是汉字诗性的强大魅力所在。在第85,93等章节中汉字“顯”一再被运用，而且蕴涵了更多的哲理意味。

“明”字是汉语中意义最一目了然的字之一，其形态从甲骨文进化至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无论做形容词、名词、还是动词，其义均不难把握。通过对比，庞德了解到西方拼音文字在表示汉字“明”所含的意义时极为繁复，因而他对此字的构造惊叹不已。与费诺罗萨一样，庞德也认为汉字不但具有象形与表意功能，而且具有抽象引伸语义的功能，足以表达作家崇高的思想、及其精神的示意与朦胧的关联，因此他总是从具象和抽象两个方面来解读汉字。“明”字在《诗章》中用了10次之多。庞德不仅理解“明”字有“日月同辉”的“光明”之意，而且由于他熟通《四书》，自然也理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两个“明”字不同的用法和含义。况且，庞德于1928年和1941年两次翻译过《大学》。在第84章中他写道：“当你踏上最高的台阶，阶层，此为清晰的区别，MING‘明(手写的汉字)’此为区别。”^[24]这样运用“明”字不仅解释了这个汉字的含义，而且还还将深奥的儒家思想在诗中用浅显的语言传播给了西方读者。在“钻石篇”中，“明”和“光明”的引用更为频繁。

“莫”字通常表示不要、不能或没有谁(无人)之意。在第74章中，庞德在表示“无人(意为荷马《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自称)”意义的希腊文旁边写了一个很大的“莫”字作对照。他根据“莫”字的具象解释为“日落”的意思，因而在下一句诗文“日落西山的人”里明确将“莫”的意义解释为落难的人，既指上文中提到的被绞死的囚犯蒂尔(即庞德在比萨监狱里的同室)，也指落难的奥德修斯，更有意喻指

身囚狱中的诗人自己。此处“莫”字之意令人伤感。下文他又写道：“无人，日落西山的人，钻石不会在雪崩中消逝……”^[25]，表明他虽然感到懊丧，但英雄精神不灭的豪气尚存。读“比萨篇”令人渐生一种生命复苏的振奋感，从第74章的语调低沉、内容庞杂到第79章的诗意盎然、激情豪迈，至第80章之后的哲理清明、极富历史使命感。或许是由于从《四书》等儒家经典中获得了生存的勇气，写作《比萨诗章》时庞德生存的信念愈来愈坚定，到后来他觉得著作《诗章》不再是为了作遗言，而是以一位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诗人的胸怀和志向记载历史，向世人阐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是非非。

“旦”字意为“早晨”，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此字在《诗章》中倍受重用，就在“比萨篇”和“钻石篇”中，竟连续出现了6次之多。我们可否由此推论，在比萨监狱度过的艰难时光中最令诗人渴望的是旦（黎明和日出）出现，因为“旦”表示黑夜的尽头，表示光明的起点，表示复活和新生的开始。在牢笼里度过了无数漫漫长夜的人怎能不时时念叨“旦”呢？同时庞德在诗中用这个特殊的汉字来表示由于战乱和政府腐败而变得黑暗的西方，能够尽快迎来黎明和日出——旦！

或许“习”字是庞德在诗中运用得最富于诗意却讹舛字义最突出的一例。在第74章他在释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6]时将繁体“习”字用析字法拆成几个偏旁部首，然后解释为：“学而见时光之白翼飞驰而过”。^[27]这一释读乍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他的释义与原文之意差距甚远，似乎有不通文理、不懂孔子思想之嫌。但是仔细想来，庞德在此引用汉字为创作诗歌而不是做翻译，他求的是诗的意境，因而结合下文的“不亦说乎？”^[28]，上文富于诗情画意的释读反而产生了一种令读者颇有“学习乐，乐学习”之感的奇妙效果；如果要按原文之意以翻译的方式表达，恐怕西方读者未必能领悟孔夫子所谓“学而乐”的道理。庞德在比萨监狱里不仅在写作《比萨诗章》中引用儒家经典章句和汉字，他还重译了《论语》及《大学》的后半部分，当然还有《诗经》。他的译本对在西方宣扬儒家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

从第85-95章是“钻石篇”。在这些诗章里，诗人引用了许多古汉字以陈明他在“比萨篇”中陈

述过的思想。在第85-86两章中，汉字几乎占了诗的一半篇幅，有几页几乎只有汉字及其拼音（如第85章的第573-578页和第86章的第581-583页）。当然我们很难确切了解到庞德在写这个章节的心绪和他的中国情结的情况，但是有三点可以肯定：①经过了比萨之难的庞德由于在狱中彻底地重学重译了《论语》和《孟子》，此时他的汉语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因此在“钻石篇”的前两章中他似乎大有用汉语写作诗歌的感觉；②庞德在“比萨篇”之后表达重要的思想感情时喜爱加汉字，以示其思想的关键所在，同时突出了儒家思想和汉语在其思想中和诗中的地位；③庞德学习和领会语言文化的天赋往往使他能够将许多他所学过的语言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来，他认为只有来源于某种文化的语言文字才最适合于表达该文化思想的意义——正因为他的博学和他的语言文化世界通行的观念使他在《诗章》中随意地使用多种文字。

“钻石篇”的第85-86两章中布满了汉字，尤其是那些充分体现了汉字形美和意美双重美感的繁体汉字，如“靈”、“賢”、“義”、“篤”、“齊”、“顯”、“寶”、“聰”、“簡”、“婦”等等。此后除第92章外，每章均出现一些汉字，及至“帝王篇”的第98章，又布满了大大的汉字，多达46个，而且大部分是表示政治和仁德意味的字词，如“新”（即推陈出新）、“業”、“王”、“康熙”、“圣諭”、“孟（子）”、“本”、“顯”、“明”、“太平”、“義氣”、“恩情”、“敬孝”等等。看到这些汉字，即使不读英文也能理解到庞德在此章中宣扬的是政府仁德之治与社会需亲和太平。著名文学批评家克姆德（Kermode）在他的论著《浪漫的意象》一书中对庞德的诗学作过这样的评述：“庞德所用的表意（汉）字就是浪漫意象的变体……”^[29]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以语言世界性和主题互通性为主导思想的大诗人的诗歌创作理念。也许《诗章》由于语言混杂和题材交错显得艰涩难懂，然而有谁能否论生机勃勃、旷达奔放的《诗章》，远比19世纪的雕琢刻板、淤泥滞重的长诗更令人心羨意慕，歌之为快？

在第85-86章庞德通过从中国古老的《书经》中遴选了一些汉字将论题又引会到儒家传统的开端上来，与前面第53-61章的“中国史篇”相呼应；“钻石篇”再次体现的儒家传统，有与后面的“帝王篇”（第96-109章）中表现的康熙和乾隆时代的后儒学相关联。这样，从第13章“孔子篇”到后面的“中国史篇”、“比萨篇”、“钻石篇”至“帝王篇”，整个

《诗章》由一条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金线贯穿起来;这条金线与《诗章》中同样贯穿始终的银线——西方文化,交织形成一曲东西方文化交响的宏伟乐章。这便是《诗章》的伟大精神所在。

顺章而行,我们在《诗章》最后的诗稿部分(即第110-117章),在短短的第112章中读到了全书中最后的两个汉字“玉河”。这一章写得美不胜收:

有柔美的清风、甘美的白露,有栗马、红狐,有女神、龙王,有富丽的帝都、雄伟的象山,还有轻盈欢舞的“玉河”!此番景象怎叫人不听命于苍天大地,不献身于大地苍天!《诗章》记载了庞德的生命历程,而最后的8章诗稿或许应该看作是我们所钦敬的诗人的一段天路历程吧!

参考文献:

- [1][12]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Great Digest, The Analect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5. p. 22, 22. (自译)
- [2][6][7][8][9][10][11][13][14][16][17][18][20][21][22][23][24][25][27][28] 庞德. 比萨诗章(黄运特中译本). 漓江出版社, 1998. p4, 190, 196, 59, 77, 123, 77, 110, 4-5, 8, 95, 60, 55, 11, 11, 11, 213, 14, 28, 28.
- [3][4][5] Ezra Pound.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256, 290, 261. (自译)
- [15] 张以文. 四书全译(中庸).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0, 第30页.
- [19][26] 张以文. 四书全译(论语).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0, 第158, 60页.
- [29] Thomas F Grieve. Ezra Pound's Early Poetry and Poe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P5.
- [30] 朱熹. 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 1990.
- [31] Ezra Pound. Guide to Kulchur. New York: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Paperbook, 1970.
- [32] John J. Nolde, Ezra Pound and China, Maine: 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 Univ. of Maine, 1996.
- [33] William Cookson. A Guide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London: Croom Helm, 1985.

The Temptation of Chinese Diagrams and the Spirit of E-Pound's The Cantos

WANG Gui-m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particular view of Ezra Pound's epic, *The Cantos*, expounding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diagrams in the great western epic. There are many Chinese diagrams dotting, and even crawling all over the pages, esp.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the artistic make-ups of the Chinese diagrams reflect the spirits of the epic by which the poet intended to present a symphony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This paper aims at a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upon Pound's poetics.